

文先生文集序

曰子之學以至誠為本而動必求之
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尚未
及聞夫子之一貫而後豁然有得
聞朱子初登延平之門務為儻
好同惡異喜大耻小延平皆
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
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

而有得焉由是而精察而
以貫之矣夫二子之相去千有
子若出一轍如此者其道同也
身先生者其殆庶幾於此乎先生
時自康齋而深造以自得者則未之
余嘗仰止三十餘年乃今得見其
之子儋守潘君以文集一編求序於
予拜而伏讀之何其妙契二子也其

言曰學不難於一貫而難於萬殊日用之
間千緒萬端用各不同苟非涵養此心而
真見斯理洞然無疑則擬議之間忽已墮
於過與不及而不自知矣其何以得大中
至正之矩乎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此其幾也學必如是而後或可
庶幾耳於乎何其妙契二子也豈非所謂
神而明之者哉余怪今之言學者未嘗一

知聖人之門戶而徃徃驚於玄虛隱曠之
談不可致詰或又必執一言以為萬古之
真誠在此而一時海內之同盟亦靡然從
而信之辟如三尺之童人言性善亦言性
善又安知夫善之如何哉夫孔門諸子問
仁問孝問政問禮問知之類本無不同而
夫子所以語之時各有異豈人固有可語
上者亦有不可語者而道固無不在也何

可以一端求耶况諸子曰知其所亡月無
忘其所能然後稱為好學當時其所亡與
其所能固可一二數而日月見也不知今
之學者所亡果何物所能又何事而一切
務為不可致詰跡其究竟觀之亦將何所
底止也哉夫世多異學而隨人以妍媸非
一日矣偶讀東嶠文錄若有會於余心因
僭及此以告同盟使得歸而求其所異反

東岩文集 卷之六
其所以同而深造以自得之毋致為他岐
所惑云爾

皆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三月既望後學南
海三洲李義壯雅大拜撰

東巖先生文集叙

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坤之道至
易簡也民稟乾坤之中以生本之謂性
發之謂情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其
道一也自夫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形氣
偏勝感應失真情性乖而易簡之道離
矣是以古昔聖賢立教為克復為敬恕
為知言養氣為致中和止至善主靜立

極要皆使人變化氣質反本復初知而行之不出彛倫日用之常感應酬酢皆由實際直如菽粟布帛克饑禦寒達之天下蓋有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之謂明德新民之實學天德王道之正宗千古聖賢相傳之大法也郡先輩婁一齋先生受業吳康齋先生之門歸與其徒論學饒陽予豐潘夏二先生遊焉潘德

夫先生方正嚴毅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東巖先生則性度春和涵養純粹人以明道方焉懷蓋嘗謁先生於家先生飲之燕坐旣久其姪貞獻新釀秫酒請爲令先生時方督學山東咲語懷曰某此去不能爲新奇酒令但循古套行酒期於浹洽不亦可乎尋出侍先生於堂問學先生書兩楹對語有天人一處

東坡集序
須由敬內外忘時始是仁之句先生指
謂懷曰某平生問學只此二語是用功
最得力處夫先生之學易簡真率默而
識之進退出處觸處皆教其爲詩文若
千卷和平實落要皆本之情性切於日
用信六經之羽翼也歲癸亥夏太宰栢
泉胡公以少司馬督撫江右公滁人也
少壯便以此道自砥礪嘗謁先生問學

問寺先生契焉至是過信掇取其集序
之屬豐令斯正鋟梓以傳乃先生之壻
劉判賓樂捐俸資偕其子貢校梓成之
以密邇鄉居知先生者莫如懷俾爲言
以繼公後懷敬繫之言曰畫餅求工工
高而不可食屠龍學技技成而無所用
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
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

東巖集序
可大可久可大此孔門所謂賢人盛德
大業予及於先生見之因并知公之所
以嘉惠後學者意獨至也

嘉靖丙寅仲冬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致仕南京太僕寺
少卿前南京翰林院掌院事右春坊右
中允國子司業

經筵 國史奉

勅同校二十一史纂修
大明會典呂懷頓首撰

東巖先生文集序

夫聖人之學所稱精一執中心道
心諸云云雖若玄深微眇無臭與聲
學之未易然二典世紀所記載言行
政事都吁俞咈要可測識厥旨意也
自後諸聖人相繼而作雖不規規然
誦說精一執中心道心然其敬備

欽止綏猷建中與其制心與事無偽
言無飾行總之不越道心精一之用
此其大致然也周之衰治駁而氣漓
物靡而邪佐仲尼孔子與其門人顏
氏魯氏祖述修明之未百年而益又
亂子孟子出而匡辨之斯文不至甚
墜秦漢以來學者誦其言以為據依

莫之敢斲乃其原本精蘊達而知者
鮮矣至宋復大明然時時不能無賢
智怪隱之過否則抱故訓師成說幾
於市櫝還珠據圖索驥而終無以得
之因緣至近代豪傑之士若河津薛
氏崇仁吳氏餘干胡氏雖不無其人
然同聲之難和者尚寡卒未免於不

東嶽集序
前古
著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之弊蓋其
說微矣正德中陽明王子崛起越中
居夷而悟極力呼號以覺群迷而開
積習其言簡而該其義約而博似若
無庸問學然者而要其實不然良知
曰致豈遽從心知行合一豈徒給口
精一執中之功智及仁守之教要無

不具用力者當自知之學者不得其
心而泥其語不竟其實而執其文甚
或傳以新奇簡徑之說於是樂其便
已者靡然如水之趨壑幾於狂沸而
議論過多忠信道薄矣東岩夏子竊
憂之居常自為與其教人大抵惓惓
力行跡其所與甘泉順渠若其子姪

諸書深重下學之功而甚有味於子
程子下學上達為學之要之語其所
雅言謂學到就業方是進處嗟乎嗟
辱此豈口耳習聞者哉余他日初釋
褐蓋嘗解后先生京師見其貌古而
言質心知其有道媿未能從之游乃
今別三十餘年過公鄉里得讀其遺

書又問其行事知先生平生清修節
約惇厚族倫即雖既貴且顯而布衣
蔬食不異常素時沒身所遺僅及中
人之產蓋昔豫章延平之儔歟余既
重先生又感近世之學之弊遂屬縣
令斯子刻之斯子乃捐俸金從事亦
可謂尚德者矣

嘉靖癸亥夏日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松拜誤



夏東巖先生集序

江右古稱嘉山水匡廬五老鵝湖白鹿懷玉象山咸昔賢棲隱勝處鵝湖之會義利辯明垂訓千古文風道脉卓然有歸余束髮讀書俛仰先賢嘗思一至其地徘徊往迹庶幾有追步芳踪若朱者出焉得以聞所未聞乎比承乏永豐令則蛩然喜曰是行也其償夙昔哉前年癸亥今

大冢宰柏泉胡翁以大中丞按部率作風範

東巖集序
前
雅意崇文念惟太僕卿東巖夏先生同志聖
功力任斯道命余梓公之文用以傳示來學
於不朽余謀諸厥嗣貢生得公遺稿而方病
其間之多缺畧也適厥壻金麓致官下邳出
公之全文授余以集之余日加參考比類編
次集成而莊誦焉不覺憮然曰果哉有道之
言真足以振蒙而啓蔽也其所以衍朱陸之
傳而不負江山之秀者其在茲乎遂謄稿以
呈于

栢翁翁曰是可以梓矣且公聰穎秀發志趣
超邁嘗以聖賢可學不安小成聞郡人一齋
婁先生得康齋之傳遂積素秉虔往從之遊
冀傳心印夫康齋之學出自伊洛關閩故相
李南陽稱其敬義夾持誠明兩進沉潛義理
收斂身心世利紛華毀譽欣戚一無所動誠
曠古人豪也公守奉教言反躬實踐生平學
術宗依亦惟程朱是信是仰靡少違戾其於
朱陸之緒及今白沙陽明諸子論議發明未

東巖集序 前集 二
免互有同異蓋亦不至大相馳背者見誠卓
矣故其終身造履深潛純粹崇雅黜浮制作
所裁積中彪外豐暢而博大紆徐而雋永簡
易而質直無雕刻藻繪態殆若布帛菽粟然
世道攸賴非無補之空言足比故如中庸一
說身心一貫之旨也語類一編事物會通之
學也若詩若文咸有得乎勿忘勿助之機魚
躍鳶飛之趣也是康齋之學得其宗者公與
白沙一齋其選焉大抵言而不本於六經非

言也文而無益於世用非文也聖賢授受要
不外此吾鄉麗津之會朱呂擅宗何王金許
繼軌既而若文憲若潛溪若文忠及我楓山
諸老一脉統承敦崇正學故片言隻論垂之
簡冊咸足以羽翼聖經緝熙帝載亦不過求
其是焉而已詞之工拙奚暇計也昔太史公
作列傳司馬相如吳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
褒之徒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
儒林而孔門弟子別爲傳以表之信乎君子

東巖集序
前集
三
立言要於適用而送辭競美何為哉公正得此意而淫言宿穢剗除刊落不遺餘力則其輕重之類得失之幾見之審矣吾嘗思我公而不得見今得見公之文如見公焉昔人有言美則愛愛則傳公之文傳矣然學術淵源根本盛大或恐有未之知者此則栢翁命梓之意也吾故表而出之庶後之論公者當得其大焉不徒以文焉爾也

嘉靖乙丑孟夏望知永豐縣事東陽斯三謹撰

東巖夏先生文集目錄

五林軒

卷之一

語錄

中庸說

卷之二

序類

獎異賢能詩序

賀劉君伯鳳卜居析峯序

書感興詩後

書小坡集後

東巖文集
重刻吳氏小學集解序
贈邑博次崖林先生序

卷之三

南京禮部題名記

浴沂亭記

遊夢僊橋記

積善堂記

息庵記

卽川潘氏義塚記

卷之四

書類

答余子積書

寄邵思抑書

寄魏子才書

復魏子才書

復陳孝子天錫書

答邵思抑書

答周用賓書

寄資姪書

與林貞夫書

復高憲臺請主白鹿洞書

附高憲臺書

再復高憲臺書

復陳都憲書

附高憲臺書

復提學徐伯和書

寄湛甘泉書

上南都李巡撫書

與王順渠書

奉內閣費鵞湖書

與費鍾石書

與夏桂洲書

卷之五

誌銘類

婁一齋先生行實

施拙庵墓誌銘

止軒劉君墓誌銘

冰溪婁先生墓誌銘

教諭潘德夫墓誌銘

監察御史李君墓誌銘

劉東臯孺人周氏墓誌銘

南京工部主事李君墓誌銘

卷之六

祭文類

祭婁一齋先生文

祭劉士鳳文

祭王誕敷文

祭黃慎卿文

祭周松亭文

東巖先生文集目錄畢

夏東巖先生文集卷之一

永豐縣知縣東陽斯

直隸邳州判子壻劉

叙州府同知門人周宗正校正

男 貢同校

語錄

卓然豎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

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

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君子之心纖惡不容如人眼中着不得一此塵埃

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

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典三謨方知兢兢業業是堯舜氣象嘗以此語雙門詹困夫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復齋有詩云便如曾點象堯舜怕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

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近觀擊壤集堯夫之樂比之曾點尤勞攘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

道理是箇甜的事物事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嘗溢齒牙中非譬喻也

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八散了

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蓋東坡學佛而白沙之學近禪故云爾然嘗觀之程子云會得底活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纖毫之

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
續了曷嘗過於嚴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
容髮省察克治不容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互相
戒勅視三代爲尤嚴其亦可惡乎

李延平云人於旦晝之間不至牴牾則夜氣愈清夜
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
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

吾儒之學靜中須有物譬如核雖未萌芽然其中
自有一點生意釋老所謂靜特虛無寂滅而已如
枯木死灰安有物乎

上古以來人皆質實周末文勝忠信道衰故孔子開
口只說忠信如林放問禮之本子夏有禮後之問
深契聖人之心亟加歎賞一部論語多是此意至
如乾卦言聖人之學亦說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今人談王談玄說妙反不
若前輩質實也

聖人存許多涵養之詩非特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亦
欲爲人君父者深達男女之情嚴內外之辨以杜
瀆亂之萌制嫁娶之禮婚姻以時使內外無怨曠
之人所謂誦詩必達於政此其一端也

敬則不是裝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

理與氣合是浩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

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務矯飾徇外即是義襲襲猶襲裘之襲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下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觀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可見矣主靜之靜不與動字對

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

爲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爲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又自明安待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裏

朱子謂周子無欲章話頭高卒難轉泊然朱子嘗云有人要做沒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類初是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之語玩味入心又

又不知不覺剝落銷殞去又康齋與楊德全序云
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猶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子
歸靜掃一室取聖賢之書安坐而讀之云云文久
慕道希賢之心勝物欲自然退聽矣夫以誠敬存
養而又涵泳經義以澆灌之則此重彼輕又安患
人欲為吾累耶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為心則與天地
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

問理家曰耕讀而已矣問為學曰知行而已矣問為
政曰教養而已矣問養生曰去其害生者而已矣
問養德曰去其害德者而已矣問治民曰去其害
民者而已矣

多欲則事多寡欲則事寡無欲則無事矣

我朝相業當以李文達公為首雖其奪情起復得罪
士論然能舍其壻程篁墩而取羅一峰為狀元
英廟徵聘吳康齋禮遇隆甚皆本公輔導之力致使
士風丕變至今猶未衰熄是亦可取矣

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
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

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一句自爲一義重在幾箇而字上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故致廣大又要盡精微如伯夷可謂極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故極高明又要道中庸又集註以尊德性爲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爲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原大本處是六一草一木亦必窮究是

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爲然姑存之以爲參考

有善無惡是性好善惡是情主張爲善去惡之心是意誠意是爲善去惡之心十分懇惻處

張子云心統性情程子云性即理也又云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陽氣發處是情朱子云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性是理心是盛儲該載敷施發用的又云心者氣之精爽愚謂心無形體是人身一點靈處其中所具之理爲性佛氏之徒只指那靈妙處爲性以理爲障故爲異端後世儒者本學聖賢

只是源頭認得不真故流入異學而不自知如告
子以知覺爲性象山之學以收拾精神爲主至門
人楊慈湖論學每云心之精神謂之性故朱子闢
其爲禪近者諸公以良知爲話頭接引後學恐不
免此弊朱子訓蒙詩云性蔽其源學失真異端投
隙害彌深推原氣稟由無極只此一圖傳聖心
本是家常茶飯却恐諸公說得太甜了程子云敬則
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朱子云近日江西
諸公好說尋樂予謂尋到苦澁處方是樂的好消
息來未有不做工夫而能樂者此言殊有味

往歲在滁城門外見人携錢一大串偶因索斷錢散
在地不可收拾因悟一貫之旨蓋道理散在事物
上必得此心方可管攝若有分毫私則散亂無所
統矣

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裏面便
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
裝飾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即是巧令知此而
謹之即是爲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
知仁矣

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即是渣滓未渾化如何

東坡文集卷之七
爲成德一齋嘗有詩云爲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
厚積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此子動微波
遺書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
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云學者識得仁體實有
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以誠
敬存之復涵泳經義以栽培澆灌之度幾生意條
達自有不容已者然必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
其種得不誤認稊稗爲五穀耶雖極力培壅止成
稊稗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
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

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門
人楊慈湖論學只是心之精神爲之性一句更無
他說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
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
無病

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但吾儒喚醒此心要照
管許多道理釋氏則空喚醒在

窮經須求古人作用處如堯豈不知舜之賢若一旦
驟而用之豈不爲舜害故歷咨諸職付之衆論之
公而已無與焉妻之二女即今所謂駙馬復任爲

司徒有撥四岳俟其聞望昭著然後命之攝位如此猶有凶凶之患蓋驩堯共鯀皆勳舊之臣一旦遽處其下能無怏怏之心舜從而去之由是天下始服周公以王室懿親位冢宰攝國政三叔倡為流言以間之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感悟迎之歸三叔遂挾武庚以叛周公承王命東征而天下始定後世賈誼洛陽一少年耳一旦起而議天下之事宜為絳灌之徒所嫉伊川以布衣召用在朝有諸公為之羽翼猶不免有涪州之行我朝

英廟復辟李文達公欲起康齋恐阻於浮議在朝與

石國公議之石慨然托李公為薦章

英廟差行人奉勅書徵之至則禮遇甚隆遂徐左春坊左諭德力辭不供職復賜勅書差行人送歸當時若受職恐亦不得安其位由是而觀古今人情世變恐亦不大相遠必得聖君賢相在位方可有為

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難處處羣疑並興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盡把私意閣起竟不知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為私欲所奪

如此便是允執厥中蓋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
心方是中

堯之學以欽爲主以執中爲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
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慎乃有
位敬脩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
且精一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衆視堯加詳焉蓋
必如此然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以執矣近世
論學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說爲支
離率意徑行指九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爲良知之
本然其說蔓延已爲天下害揆厥所自蓋由白沙

之說倡之耳故曰學者於是非之源毫釐有差則
害流於生民禍延於後世有足徵者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云

尋常最愛此數句明

白痛快令人有下手處蓋日用間事親如此事長
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各有箇路
數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時胡亂打過了若每
事肯入思慮則心中自有一箇當然之則何事外
求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
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容受業於門恐
非孟子意

有車馬方與人共無車馬時如何有功能方可不伐
無功能時如何二者皆微有待於外孔子只據眼
前而言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如師冕見即是
老者安之闕黨互鄉童子皆得見即是少者懷之
在家則行之家在鄉則行之鄉在朝則行之朝在
天下則行之天下便須制田里教樹蓄使老者衣
帛食肉少者不饑不寒文如三子皆欲得國以治
曾點亦只據眼前而言藹然有春和育物氣象與
聖人同宜爲聖人所許也

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
理者即是真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
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即提
轉來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此
語視諸儒爲最精

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通書所謂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朋類也試就思處思量
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
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

往歲在山東答都憲唐虞佐書云近來諸公議論太
高稽其所就多不滿人意如楓山先生爲人只一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味純誠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氣力只今已是風動
海內乃知忠信驕泰得失之言爲有味方欲從事
於此顧以學力之微無以勝其習俗之深爲可懼
耳

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即此貪之厭之之
心已自與仁離了如何做得下面存養細密工夫
所以周子論學以無欲爲要其論顏子不改其樂
必以能見其大爲先也周子此論直超脫宜其胸
次灑落如光風霽月也耶

委吏即今之所謂倉官以大聖人居之亦只是謹其
出納使會計當而已乘田即今之上林苑以大聖
人居之亦只是時其水草使牛羊茁壯長而已安
能少加於是由是觀之則凡居官蒞政不問位之
崇卑事之繁簡只要盡其職分所當爲而已不必
強生意智樂於紛更取赫赫之聲譽也至於爲宰
相亦只是從天下之公進退天下賢才擇其才德
出衆者分布要地與之共理天下之事輔成君德
上當天心使無水旱疫癘之災人人得飯喫得衣
穿則宰相之職盡矣外此何容心哉

朱子云不帶性氣的人爲僧不成做道不了昔一齋

受業康齋之門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契也聰明性緊小兒瓌聰明不性緊

康齋一日填地拱使人召一齋來看云學者須親細務一齋早年豪邁不屑細務由是折節向學在書館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備家僮

康齋有齋規凡四方來學者稟見其泛泛來往者令不必稟蓋以世既無人不得不以師道自尊一峰未第時一日同廖簡來訪康齋不出時一齋在彼謂此亦有志知名之士如何不見康齋云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康齋令乃子茂榮具膳相待

而別一峰甚不悅移書四方士夫有鳴鼓攻之不容在名教中作怪之語康齋若不聞時張東白從而和之一齋謂之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後世自有公論假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在何處不若虚心以待天下公議由是議遂息

堯欲求人遜之以位衆以舜對取其克諧以孝成王命君陳繼周公治洛獨有取於孝友之君陳可見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學者之先務孟子云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觀此尤信

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即是心存豈俟終日瞑目趺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爲存耶

嘗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睡當之睡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違則出睡當外矣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不若照舊說爲善蓋心猶戶樞戶樞稍出曰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出軀殼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凡應事接物無所主矣并錄於此俟就有道正焉古人所以貴論心也

耳之聰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百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數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舉念即在於此凡理之精微不可致詰者亦可思而通之即此是神故思曰睿睿作聖

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在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之學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慙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克此

東坡文集卷之八十四
與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
堅持力制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爲心害也朱子
白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
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己
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顏子爲人最有精神
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云
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
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意直文義
之差而已哉其他此類不可枚舉試取其語錄諸
書觀之當自見矣

長生久視之說起於老莊恐是寓言人生在世特須
更耳勘不破者營營役役雖生百年猶旦夕耳若
勘得破超然物表一日奚啻百年東坡詩云無事
此靜坐一日勝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似
亦有見世人不悟反信長生之說豈非癡人前說
夢耶

井田封建或以爲可復或以爲不可復雖程朱亦無
定論觀孟子與宣王論王道二章有可復之理蓋
當法制未備之時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
養之既得民心爲之地然後盡法制品節之詳極

裁成輔相之道惟無所欲爲耳真命世亞聖之大才朱子訓釋詳明可爲得其旨矣善爲治者法其意而用之所謂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者此也蓋必得聖君賢相在位選擇天下賢能分布中外凡貪官污吏賊上害民者悉去之廣儲畜而省冗費勸農桑而懲遊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然後與識達治體者講求經制之詳庶幾有可復者程子云天生一世才自足了一世事正謂此也

今滕縣即古滕國予嘗過之地多山澗坡陀突兀難

開溝洫雨澤水泉不濟孟子勸文公行井田不知如何經畫然亦只據古法告之至其末則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中原地勢平衍綿亘數千里可爲井田然地高水下雨下即深入土中難開溝洫恐古今異宜只宜定經界以種菽麥稻田決難以人力爲也

江南多稻田蘇松諸處地勢寬平可以畫井然多水潦其餘江浙諸處山多地少廣狹不同宜依程子說就其廣狹爲之不可畫井處止須定其經界人各受一區使不失八家同井之意爲便大抵南渡

諸儒遠去中原止據紙上立論其說多不可行
選詩陶後鮮有佳者獨康齊五言諸作直自胸中流
出冲澹和平足嗣清響非諷詠之久無以見之朱
子謂若曾用力學淵明詩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
所能及也愚於康齊亦云

舊在南都與黃撝之論康齊詩渠亦記得兩句云紅
日漏窓春睡起滿庭芳草落花間考之本集不載
又宿鵝湖寺詩云榮辱不驚孤枕客四更雲月吐
寒光又旅次詩云虛窓一榻平安夢人在春風醉
碧桃非涵養之久得於夜氣之深者安能及此

康齊詩好說夢字如一枚聊息夢中身又與一齋詩
云老去久於浮世淡重逢端似夢相求真能勘破
世事如夢也

看浸種知養心之法田家浸種俟其滋潤透徹然後
撈起瀝乾而攤之日下使燥濕得宜用稻草包置
筐內至二三日後又放出用溫湯灑之拌勻仍包
裹如前如此者三四次則和氣熏蒸萌芽悉達於
外矣人之一心生理具足與穀種一般不知養之
之法無由得達於外若能敬以涵養不忘不助使
有春和意思則善端自然萌著又須涵養經義日

東坡文集卷之一
日澆灌之則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者此也程子曰心猶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陽氣發處是情朱子曰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暖氣只被他抱不住便成雛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才住便冷了此言最善名狀故并記於此

京口丁補齋先生倅吾郡時常行部到山中憇里之普照寺余嘗侍教先生問予何如謂之明德予以心對先生云既曰心何不曰明心說是性何不曰明性予思無以對而請教焉先生誦管子語云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汝且去思予退以朱子所釋明德之義反覆思之或問明德是心是性朱子答云心與性自有分別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性是理心是感貯該載敷施發用的由是恍然有悟自此看書不敢草草於後少有所得皆公一問之力也終身不敢忘德近年寺廢僧徙從有司購得遺址結屋數楹扁爲明德堂因書此以示子姪使知所用心云補齋名璣字玉夫邃於理學終於廣東提學副使

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

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
時一日過東華門墻下有賣古書者攤在地上予
偶檢得四家語看內有黃蘗禪師對裴休云當下
即是動念則非佇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
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于後看
程朱書說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畧
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爲
隱奧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
泉之註曲爲曲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

之意且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
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爲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
追逐蓋其詩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
意氣絕相類詩學爲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
之朱子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然無
以發蕭散冲澹之趣又云李杜好處多自選中來
又云杜詩夔州以前如畫夔州以後自出機軸橫
逆不可當然變大段是難事須變而不失其正若
變而失其正又不若守古本之爲愈也

白沙詩云桃花亂點釣魚船又云紅蕖浪裏枕書眠

又云美人家住紅雲島欲往從之江水深亦可謂
風流人豪也又云青陽動芳草白日悲行人愁人
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來鴈知天寒歸人看月色老
去又逢新歲月春來猶有好花枝等句真不減盛
唐也

有學有覺篇言有學乎無學乎有覺乎無覺乎蓋謂
學可以有覺也先難後獲一語是學之要乃千金
之瓢萬金之諾人能從事其間自然天機活潑有
難以語人者即此是覺處獲處何事得山之杖臨
濟之偈乎甘泉之註恐非公意

白沙論學有取周子主靜之說是矣但恐未悟無欲
故靜之旨每每教人靜坐如云敢避迤禪謗全將
作聖基又云蒲團坐破千峰月信手推開六合塵
雖得罪名教有所不顧惜哉

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又云
寡之又寡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
禮意同今不提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
夫漸漸求造寡欲虛靜之地直欲瞑目跌坐置此
心於無物之處則私根何由以去本體何由以虛
乎程子云坐忘即是坐地朱子云要閑越不閑要

靜越不靜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
當理即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爲
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敬疏數語于下以俟有

道正焉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

愚謂六經載道之文聖賢傳授心法在焉而謂糟
粕非真傳何耶

哉一酌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

從心孟子善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實由銖累
寸積得之又云予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
也枉了今謂不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超
直入如來地耶

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道之體用不過如此可謂明白今乃說玄說妙
反滋學者之疑從何處下手耶

我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

東岩文集 卷之一
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語未云偏
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司馬溫公呂與叔張天祺輩患思慮紛擾皆無如
之何誠如公論至於程朱寧有此病程子云與其
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
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
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
便已接續了此皆任其天然了無一毫將迎安排
之病心學之妙至此無餘蘊矣戒慎恐懼敬也敬
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處纔提起心便安纔放

下便無安頓處是乃人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
若不知此而以裝點外事矜持太過爲敬則爲此
心之病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此是無聲無臭處中庸一部書從天命之性說起
都說盡了方說到此所以程子云下學而上達乃
學之要今論學不說下學之功遽及上達之妙宜
其流入異學而不自知也此詩清新華妙見者爭
誦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予不得以不辯

湯武放伐爲綱常計耳萬一不幸事敗雖身蒙篡弒之罪有所不顧吾人立朝處家事有干於倫理風俗者必須極力正救其可含糊姑息置之不問耶先師一齋家居以正風俗爲已任凡鄰里搬戲迎神及划船之類必加曉諭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予自知讀書以來幸尊長見信不搬戲迎神已四五十年近日鄰俗有搬傀儡以禳疾頗致男女喧雜鄙心有所未安遂止之因書此以示子姪

古者宰相制國用雖天子不得以濫費凡爲家長者不能制其錢穀之出入致使子婦妄用祭祀宴饗悉爲之槩惴惴然惟恐犯其怒殊失易有嚴君之義此綱常倫理所關家之廢興全在于此不可不謹

昔在山東與諸生講孟子首章講畢問諸生此章之意云何諸生對云此章孟子告梁惠王徇利之害惟仁義未嘗不利予云此章固是孟子告梁惠王的說話于後著之于篇都是教天下後世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不知此意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譏笑以爲迂濶殊不知利中只有害惟

東坡文集卷之十一
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耕的物事喫過則
酸苦的物事喫過方甜如人家長尚利惹得一家
莫不尚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相劇相刃必
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尚義惹得一家莫不尚義
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
說到門祚何如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
春和景象何利如之不必遠求稽之一家一鄉亦
可知矣又如吾省寧王可謂富貴之極却被利心
所害要做皇帝事敗械送京師賜死家無噍類宮
殿鞠爲草莽利在何處日前過揚州得見高尚書

家事尚書爲人平生亦清謹長子淇有才能幹濟
家資致鉅萬死後庶弟與其子奏爭財產
朝廷差錦衣衛官同巡按勘問辱及妻子肌無完
膚追銀數萬方變賣田產以足所奏之數門巷蕭
然利在何處說到此諸生莫不悚然時有府官在
側不覺却步舉手云老先生說到此令人毛髮俱
竦閒中偶及此貞姪輩請書之爲家人戒云
予在山東提學時都憲王 據東昌府知府申說觀
城縣廩增缺多欲將其縣學某某挨補都憲行二
司令與其議予復狀云

祖宗立法經權並用至精至備未可輕改如學校一事府廩四十一年一貢州廩三十四年三貢縣廩二十二年一貢未嘗以地域中邊人材多寡稍異其制至於科舉之設本為甄拔異材然亦鑄定解額會試京師則卷分南北其所慮者深矣行之百五六十年文化大行天下皆知誦習孔子至於海濱郡縣間出異材視中州亦不少讓今以某縣員缺欲移某縣揆補則鑽刺之徒紛然競起致使海濱之人目不知丁而後已此非

祖宗之法本職不敢輕動自取變亂之罪事遂寢近時建議不問食糧年月深淺止將文義考在前列者克貢有考不中等者罷歸而罪提學將使偏方下邑無人才去處十數年不得一貢如何作興士子讀書殊失

祖宗法意因記于此

滁州省愆錄

每事不失之怠緩則失之急躁宜戒之心本有用之物而置之空虛之地可乎數日警惕之意比前較緩宜時時提醒程子云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偶命醫隸淨掃庭中荒穢遂覺眼前寬快人能一旦洗雪此心而去其積習之染其氣象當何如耶

朱陸同異之辯前輩已有定論細觀其書當自見之今就其中摘其一二稍稍同處遂欲會而爲一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末可使高于岑樓者耶近時諸公力扶象山之學極詆朱子之學支離蓋亦未能平心易氣細觀其書以致然耳王欽佩嘗謂予云朱子所著諸書或有初言未定之論兼門人記錄未能盡得其意者亦或有之吾輩觀之但擇其好處今王陽明專擇其不好處來說

豈不是偏耶

鳶魚除飲啄牝牡之外更無他念所以得遂飛躍之性人雖萬物之靈心中有多少私意如何得似鳶魚直須擺脫得開無絲毫惹絆方有此等氣象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菑來細事處之皆當即此是道湛然虛明者心之本體本無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亡出入者特在操持敬肆之間耳所謂范文不識孟子然亦知心殆此之謂歟

示滁州學諸生

好问好察而必用其中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則合

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
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議程朱格物博文
之論爲支離其何以開聖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
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款于此既差是猶欲其入
而閉之門也不得不爲諸生言之豈好辯哉
人家有三要與積德與有內外有禮義與能勤儉與
有三要敗積惡敗無內外無禮義敗奢侈敗
堯舜禹積累締造深仁厚澤至太康一尸位民即貳
其心以此觀之祖宗德澤不可恃還是自家能敬
德可恃

人生在天地間不生爲禽獸而生爲人既生爲人又
不生於夷狄而生於中國既生於中國又不生於
卑汚之地而生於大族既生於大族又不生爲庸
凡而生爲聰明才俊儒衣儒冠其爲幸當何如耶
今若又不肯向上爲人真可悲也

中庸說

中庸一書朱子分作四支以愚觀之當作八節者
首章為一節楊氏謂為一篇之體要可謂得其旨
矣後面說費隱大德小德等語所以終性道之意
知仁勇明善誠身尊德性道問學等語所以終戒

懼慎獨之意至誠贊化育篤恭而天下平所以終
中和位育之意自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為一
節首章中和以本諸心者言此節變和言庸以見
諸事者言蓋事事有箇天然恰好處至精至微故
屢贊其妙而歎其難然學者豈可以難而自阻耶
必察之精守之固行之果然後中可得以執矣此
發其端至二十章終其義無餘蘊矣自費隱至父
母其順矣乎為一節蓋言道之用廣所以然者則
隱而難知學者宜就切近平實處用功庶幾有以
盡其所當然得其所以然程子謂下學而上達乃

學之要是也自鬼神之為德也至治國其如視諸
掌乎為一節言鬼神之情狀以見其誠則有其神
無其誠則無其神是皆陰陽屈伸之妙用以此發
端至下章皆言事死之事終此章之義以起下章
也雖第十七章若泛言舜之大孝無與於事死之
事然舜以匹夫有聖人之德享富貴之極致使宗
廟饗其祭子孫保其業延宗祀於無窮其為孝視
武王周公為尤大漸章取義以利觀之可見矣武
王周公之孝謂之達孝者以其能通鬼神之心也
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哉自哀公問政至純

亦不已為一節蓋承上章治國而言也上章言鬼神之德露出一箇誠字此章言脩身為政皆本於誠而誠不可以不豫故極言誠之之功於後數章以人道天道相間而言每每提出一箇誠字不一而足蓋以誠為一篇之樞紐在學者尤為當務之急也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蚤有譽於天下者為一節蓋言君子體中庸之功兼內外大小而言下兩節言制禮作樂之事本上章居上不驕為下不倍而言此中庸之妙用也自仲尼祖述堯舜至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處為一節蓋言聖人體中庸

之功兼內外大小而言下兩節言至誠至聖之道本上章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而言中庸之極功也末後一節舉一篇而約言之與首章相應程子曰中庸一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始言一理天命之性也未復合為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其中達道達德九經之目事神治民之事明善誠身之道脩德凝道之功制禮作樂之具聖神功化之極無所不備故常妄謂大學之書其體方中庸之書其體員蓋以此耳朱子義理精密訓釋詳明無可議者獨費隱以下謂前三章為

費之小後三章為費之大鬼神章為兼費隱包大
小問政章為兼大小包費隱此後至終篇皆為反
覆推明天道人道以終二十一章之意不能無疑
因肆臆說於右安得有道如吾朱夫子者執之以
求正焉

愚嘗妄為此說竊謂朱子復起當不易吾言矣
顧以德學淺薄無以取信於人耳間嘗出示兒
子資七荅云朱子亦嘗分作數節大抵與叔父
同因檢大全中庸卷端朱子云中庸當作六大
鄭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

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
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
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
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鄙意偶與之合
獨費隱以下八章有未合耳乃知朱子集註章
句成於早年於中容有未定之論迫於遲莫未
及一一脩改耳觀易筮前猶改誠意章可見因
書數語於後併以求正於四方君子云

一
卷終

東嶽夏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類

獎異賢能詩序

吾邑譚侯在湘南為名士以易經領鄉薦上春官
屢屈於有司正德丁丑拜吾邑令長下車首以民
俗為問僉謂吾邑僻處山中故家巨族率敦尚禮
義鄉里小民亦樂於耕桑無外慕特其中時有儼
黠數輩黷貨健訟為民害然無根據雜而去之不
難也顧其才亦能集事前此為令者當叢脞急遽
之時或欲駕砌以用之往往墮其術中以致掣肘

東山石文集卷之二
敗官而去者有之遂使一邑蒙刁頑之名至今未
有以雪也侯曰是誠在我乃籍積歲在官為民靈
者悉去之由是姦邪屏跡民獲以安候蒞官行已
一以清心省事為本門無苞苴立廨宇蕭然舉家蔬
食越數日方仰一肉間行阡陌悉減導從所至民
不擾禮賢下士作興學校尤得賢士大夫之心未
踰年政聲藉甚聞於當道先是鉛民有與巨室為
仇遂劫以威懼罪逃竄山谷據險拒捕以自固勢
頗猖獗

朝廷患之事下有司用兵勦捕

欽差巡撫都憲孫公躬至其地檄候置幕下叅決
謀議事獲以平倭以與有力焉孫公由是知侯可大
用特書其最敦浩也厚幣獎異之以為陟明之地其
僚佐黃君輩倡邑之士夫作為歌詩以詠其事走
書山中命予序之竊嘗觀之中庸論獲上治民本
於明善誠身而悅乎親則知居下位而得上官之
愛重顧亦有道耳豈必如世俗之所為哉侯之尊
府某先生嘗為博野邑未幾棄官而歸享有高年為
鄉邦舊德侯自幼得之庭訓讀書績文飭躬脩行
而左右就養無違禮甚得其親心之惟守官於此

東山文集卷之二
恒切思慕間會予言及輒停杯惘然有古人望雲
思親之意非質之近於誠明疇克至此宜其試政
未幾遽得上官之愛重至於如此也方今
朝廷急於求賢凡有才德而困於下僚者例蒙
簡擢布列臺諫部寺而有服太僚者甚衆未嘗以
科第拘也侯既受知當道行見膺薦而起大用有
日尚當以古之賢傑自期明善誠身以為之本使
他日見之建明措之事業光明俊偉足以流聲光
於無窮庶可以答孫公之知而於諸君詠歌期望
之意為無負矣庸書此以俟

賀劉君伯鳳卜居祈峯序

三代之教民也以有用之學後世之教民也以無
用之文予觀周禮六司徒三物之教本末具備皆
切於民生日用之實不為無用之空言士之入學
率以是教之教之無成功歸之於農當是時也學
無濫士野無濫農達則舉其所學而措之於政不
幸而窮焉則亦有以自樂而無待於其外後世先
王之教廢父兄之所訓迪子弟之所誦習率以舉
子之文及其老而無成雖成而不中有司尺度然
後罷而出之則舉平日之所業者曾糟糠瓦礫之

不如以故得志則驕縱失志則悲愁自非志氣不
群之士鮮不以得失為心而喪其所守者芦塘劉
伯鳳氏少遊邑庠從縉紳先生業舉子經書傳註
及性理史鑑諸書有關於舉業者誦之其習為文
典雅簡明亦不大戾於尺度不幸屢屈於有司晚
乃得廩於學而卒為巧而力者所奪用是困頓而
罷歸於家君長不滿數尺而有英氣人皆慮其抑
鬱無聊將舉其所守而喪之而君慷慨自若議論
侃侃是非無所回互視在邑庠時不少挫非志氣
不群者疇克爾哉晚厭所居喧雜改卜於祈峯之

下兩山環抱擲為漫池前面鶴山而靈山鵝湖諸
峰隱隱約約出沒於烟雲百里之外有山可樹有
園可蔬有池可魚有田可稼皆足以養生喪死無
待於他求者暇日客至則剪蔬取魚開樽布席相
與飲於堂上醉則携客而出尋壑經丘高登遠望
超然如在物外皆斯堂之助也君有二子在髫
齒而斬然露頭角課農讀書之暇能以古人之學
自其幼而導之俟其長而有得焉然後俾之脩舊
業以為仁進之階則所以成君志而昌大其門者
端在此矣堂既成予與元素仲素飲而樂之有感

子先王之教也於是乎書

書感興詩後

古人之學惟務養性情故其為詩自然止乎禮義後世先王之教廢而人不知所養其為詩也率皆鑿空強作不復發乎性情之正矣雖漢魏盛唐等作猶不能無憾况其下者哉予觀子朱子感興之作纔二十篇耳天人稟賦之理聖賢傳授之旨異端悖謬之失俗學支離之陋與夫千古史學難決之是非而超然得於獨斷之餘者率於此發之誠無愧於三百篇之作矣然公豈嘗規規學為如是

之文哉蓋由平日涵養之功已至故其性情所發自然止乎禮義如此竊嘗考之本集至日感懷之作有顧以多言害道戒不作詩之語而此諸篇寔繼其後則知公之有得於言者正惟有得於多言之戒之力耳故嘗訓學者云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真名言也後之學者徒見其詩文之妙而不知其所本故其平生為學動以著述為事以致心愈勞而事愈左言愈多而道愈晦可勝惜哉故予因書數語于後用以告夫後之君子且以自警云

書小坡集後

此康齋手刪本也康齋詩文近刻于撫并少作及嘗刪去者悉存觀者病之予昔從遊一齋得見此本手自抄錄居恒諷誦于茲三十年竊嘗謂康齋為人嚴毅而詩復和平中之所養可知迨至晚作類多愁嘆之語抑可見其好學之心至老彌切也凡此皆考德者所宜知因綴數語示兒姪輩使知康齋之詩誠可以獨步當世非久于玩索者不能知也後之歆刻者當以此本為正取少作及嘗刪去者悉附其後庶乎其可耳

重刊吳氏小學集解序

註小學者無慮十數家然詳者失之支離簡者失之踈略獨海虞吳氏集解視諸家為善舊刻於某處惜歲久板蝕字多殘缺建陽書肆傳刻亦復訛

科

欽差提學南畿侍御某君重加校正命某隄守某君刻於隄齋而以序屬予予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謂之小學庠序學謂之大學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小學之道十五則入大學而教之以大學之道周末先王之教廢孔子

於是誦而傳之以詔後世大學小學之書所由作
焉遭秦焚滅大學猶幸存於戴記而小學不可得
以復見矣尚賴曲禮內則諸篇亦於記存焉可以
見其與支流末裔朱子因而廣蒐精擇以為小學
一書蓋嘗考其篇章次第其曰立教者胎教保傳
之教學校師友之教具焉其曰明倫者父子之親
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具焉其
曰修身者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
節具焉綱領節目不越此三者其曰稽古者所以
實此三者而已其曰嘉言善行者所以廣此三者

而已合而言之蓋前四篇為內篇三代之言行小
學之根本也後二篇為外篇漢唐宋之言行小學
之翼衛也立言之意且見篇章若無事於註解者
然初學之士知識未開苟於訓詁文義有所未通
其何以為持循用力之地哉吳氏集解雖不足以
比朱子大學章句之作然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
求其旨頗得朱子纂集之意蓋朱子有功於聖門
而吳氏不為無補於朱子也我

朝稽古定制大綱萬目無不畢舉獨學校一事未
甚詳備蓋自國都郡縣莫不有學而鄉校不設於

閭巷設科取士悉以四書六經而誦習不及於小學

太祖高覽遠識獨超於古特當時儒臣受命參詳學制者未及論定而致然耶今某君視學南畿之初即命麗縣皆立鄉社之學又命麗守某君重刻此書以惠學者且使窮鄉下邑皆得以資其講習焉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不與有助哉

贈邑博林先生序

晉江林君世仁蔡虛齋先生之高第弟子也虛齋邃於理學能發所見於舉業程度之外士子經其

指授者類能取高科躋膺仕若領薦上春官竟以乙榜授清江教諭丁內艱去服闋改任吾邑日升講席課諸生如在清江時退則不廢誦習解經續文悉用虛齋之教不務穿鑿詭異以要時譽蒞任之明年典學憲副周公某移文敦遣有司具禮幣以獎之又明年侍御巡按秦公某清戎陶公某復舉獎異之典視周公有加焉學中諸生謁予文贈之子舊官南都有友人歸自閩中以詩寄帶於予謂此帶得之虛齋者予即再拜而受之居常佩服竊取韋弦之義今虛齋吾不得以見之得見其帶

東山先生集卷之二
猶見虛齋况見其高第弟子如君者乎顧以拙學竊奉多言之戒竟不能就茲將考滿解任北上而諸生之請益力能無一言為君贈耶竊嘗聞之英才何代無之時以師道不立故不能有所成就師道立則善人多矣昔安定先生當學絕道喪之餘慨然以師道自任弟子散在四方者皆循循雅饒遇之不問可知為安定之弟子虛齋近出南閩自為諸生時即有志古人之學潛心力究推所得以淑人視安定為無愧一時出其門者類皆氣象可愛林君親承馨欬得之言行者尤深簡重寡默克

舉教職蓋亦無愧於虛齋宜其見信於諸生受知於當道至於如此也近時銓衡用人不拘常資由教官而蒙顯擢者衆君受當道之知而書其最於銓曹則凡世之所謂功名富貴皆君所宜有不知何以砥礪於後以答諸公之知耶昔尹和靖別伊川而歸請教於謝上蔡上蔡云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和靖反而告伊川伊川曰可謂益友矣林君今去虛齋日遠恐亦不能無如上蔡之所慮者竊願以

夏東巖先生文集卷之二
心為嚴師而尚友乎古之人庶不負鹿齋之教而於諸公知人之明有足徵矣予嘗私淑鹿齋而辱交於君久竊附上蔡益夫之義亦因以自警云

夏東巖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東巖夏先生文集卷之二

記類

南京禮部題名記

我

朝立國百五十年於茲典禮脩明天下乂安近年權

姦用事禮之大體十喪七八賴

天地祖宗之靈尋就誅戮

朝廷以南京為

祖宗根本之重特命白岩喬公為禮部尚書審卷吳公為禮部右侍郎二公同寅協恭日以講求隆典

為務退食之暇乃命掌故稽之載籍得自某公以
下若干人列其名氏用識于石其所不可知者缺
之而命某為之記予惟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
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是知典禮雖出於天所以綱紀是道使之四達而
不悖則存乎其人耳粵稽唐虞有秩宗以典三禮
周禮春官卿有大宗伯以掌邦禮有少宗伯為之
佐其下又有六十屬觀其會通制其繁簡雖有不
同其所以綱紀是道則一而已三代以上稱盛治
必曰虞周有以茲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內設六部以分理
天下之事而禮部與其一摠之以尚書佐之以左
右二侍郎其下亦有四司為之屬凡郊社宗廟之
禮朝覲會同之典與夫貢舉賢才賓禮四夷之事
悉於此乎掌之

太宗文皇帝由燕藩入承大統遂升北平為北京府
部之設一視乎南京後雖遷鼎于北而以南京為
番都官之多寡事之繁簡不同然此寔惟

祖宗根本之舊以故用人之謹一視乎北京三代以
下稱治朝曰漢曰唐曰宋而止耳求其久安長治

未有若我

朝者也豈非

祖宗立國之固建官之善而所以綱紀是道者又有其人歟然自開國至於今百五十年而其人之名氏已多不可考矣將不遂至於堙滅而無聞歟宜二公拳拳於此而有不容已者嗚呼禮樂興天下所由治禮樂崩天下所由亂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夫其亦有感於斯夫

浴沂亭記

每疑豐樂亭非其故址暇日尋源獨上得紫薇泉

於深谷中信如記中所云欲作亭復歐公之舊未果也嘗賦一詩貽龍泉寺僧懷聰聊志其地而寄吾興耳會予具疏丐還故山因移疾居寺中命僧結亭泉上欲移亭扁於此既而思之滁之有亭多矣人獨好遊醉翁豐樂諸亭者蓋慕公之為人耳匪直以其泉石之勝也今必欲易扁置此感矣因以浴沂扁之時或倚杖行吟泉上以為樂由泉東行數百步少折而南上有栢子潭在崖谷中其深莫測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初嘗禱雨於此有應後

命有司建廟以為歲時賽龍之所連山栢木陰翳
下有平地可憇水迤其前觸石漬薄可玩因除地
為壇名為舞雩壇由壇北行百餘步有石橋水流
至此轉折而東雁為小潭泓澄可愛餘波溢出鏗
然有聲傍有土臺出潭上可坐十餘人疏泉環臺
而流名曰詠歸臺皆取孔子與點之意朱子云顏
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是知曾點之樂異顏
子之樂而吾人之樂又豈若歐公之能樂其樂耶
舊嘗遊大學得逮事章楓山先生先生一日謂予
云陳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

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予云
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
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
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
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信
以洒落為堯舜氣象後讀二典三謨乃知兢兢業
業方是堯舜氣象孔顏之樂端不外於此矣故周
子有禮先樂後之訓而程子亦云敬則自然和樂
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是皆吾心之固有非有待於
外求者必從事於敬庶可知其意味之真耳豈必

放浪形骸之外，畱連山水之間，然後為樂。其樂耶？因以告夫同遊二三君子，且著諸篇，以自警焉。

遊夢僊橋記

弘治甲寅孟春之月，夢一老者偕予至一所得岩穴焉。中有樓，真辟穀之士，視其貌甚古，聽其言洒洒可愛。予甚竒之，顧謂老者曰：是宜名隱僊岩。一日以事過東山，緣南山以返，命一樵者導予登壠脊，以望偶見一石橫跨山腰，平行可度，有類象山僊人橋者。忽憶所夢益竒，其事莫春過霞坊拜劉元素仲素談笑及此，且欲以夢中之名名之。仲素

笑曰：宜名為夢仙橋為佳。次月，仲素過予家，拜先君墓，時宿雨初霽，陰涼爽快，遂至其所，列坐於石。久之，度橋登南山之巔，而坐焉。則群峰四合，間見層出，靈山諸峯隱隱約約，出沒於烟雲二百里之外。下視原野曠然，四平新苗交翠，一色際山流水，屈曲映帶，其中樓臺墟落，夾水而居者，歷歷可指。徘徊四顧，既去，復畱予欲作臺其上，仲素以登仙名之。既而語予曰：夢仙之橋勝境也。今日之遊勝事也，不可無詩以記其勝。遂賦五言古詩二章，予率倚韻而和之。詩成，序記之。噫，有此天地，有此山

東坡文集卷之三
川吾信佳山勝水載諸圖經者不為不衆獨南岩
鵝湖懷玉以朱夫子舊嘗講學游觀於此遂名著
天下番為不朽故事今此山之勝殆亦不下於南
岩顧以僻處一隅雖郡牒亦莫之載其或有待於
今日乎使吾人克自砥勵奮然以朱子自期待則
今日之游未必不番為異時故事苟徒放浪於山
水之間而學問之功漫不加意則他日追想舊游
之地觸物感時抑恐為佳山勝水之所羞耳且一
泉一石其所以關於得失者甚微苟有所遇接見
於夢如此則凡事之得失有大於此者誠亦莫非

前定吾人其可汲汲於此不以古之先賢聖自期
共番聲光於天地之間與山川同為不朽也耶

積善堂記

兄子貞聰明剛果足以有為使能致力于學亦可
以取一第見用於時幼年予嘗携之出外讀書粗
知句讀不幸予父兄相繼淪喪不勝公私之叢委
乃棄其業而總理家政性勤稼穡知天時地利雖
老于農圃者有所不逮早起而晏眠糞多而力勤
歲之所獲率倍鄰壤里族游惰者興起皆知以勤
生力穡為事盜竊由是少熄予嘗賦詩貽之有阿

成也解作農師之句觀者皆以為然晚以食指頗繁故居不足以容改築於其東有堂可以供賓祭有室可以備棲息簷阿崇峻蕪隅整飾有足觀者別築書屋數楹延師以教子孫課農之餘偃仰其間時取古書翻閱粗識大義雜植花卉於庭每到開時輒為予置酒延賓以為樂酒酣成詩率有奇氣觀其襟度如此亦足以有為顧乃使之老於農圃而不自知此則予失教之罪也堂成之初舉酒為壽而請名于予懇求一言以為訓因扁之曰積善堂且進諸子于前而詔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所謂積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自祖宗至於子孫無不善之人自幼小至于終身無不善之事自念慮之微至于事為之著不敢以不善之心介乎其間夫是為之積行之已誠積之既久則其世澤流行洋溢豈可以一二世計哉昔后稷躬親稼穡受封於邰千百餘年至文王受命以有天下卜世卜年卒過其曆視夏商為獨長此無他世積忠厚故也周人世守以為家法故伯禽撫封於魯而周公之所以教之者不越君子忠厚之道其言具載論語故能與國同休

東山先生集卷之三
至于久而後失之逮今子孫蔓延天下不可數計
而乃知古今人同家國理一其所以廢興存亡客
有異乎哉予家自先世以來素以忠厚聞于鄉予
先君中憲大夫先妣太恭人其存心制行又汝輩
之所習見故能致有今日予竊一第以為官汝輩
受一廛以為氓門閭粗改其舊豈偶然之故哉第
恐子孫狃于宴安不知持盈守成之道或有徇利
以忘義剝人以豐已者出于其間世澤之延促未
可知也庸書此以為訓其詳具在六經子史取而
觀之當自見矣何俟區區之言耶故曰與治同道
昌斯言豈我誣哉

息庵記

偶感異夢遇異人得荒山數畝形勢為頗異穴其
地得異壤焉命貢為予營一壽壙壙成築室數楹
于其側以為遊憇之地自扁之曰息庵莊子曰造
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世皆以為曠達
名庵之意蓋取諸此然稽之字書息訓止訓生蓋
造化之於物也生則必止止則復生通古今為一
息此乃萬化之機軸學者不可以不知易曰天行

徒君子以自強不息夫能矜持於少壯者鮮不失
之於遲莫予生七十有一矣來日能幾何哉要當
戰兢惕勵體天之行深思平生之過而改之不以
老耄而自逸庶幾無愧於心異時得安於地下雖
歷萬載猶有生氣否則腐同草木而已矣奚貴於
息哉故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庸書此以自警併
以詔夫後之人

郎川潘氏義塚記

天下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然多拘於勢分不
肯以有為其或勢分非所拘無所為而為者其為

善之心誠矣不然則亦有為而為至無所為而止
矣而何有於義哉正德戊辰江南歲大浸建平屯
甚次年春復大疫餓殍相藉僵尸載途誘之者曰
發粟賑飢掩骼埋胔國家事也守令責也吾何與
獨吾潘君時其素知尚義周貧恤匱不遺餘力有
司嘗奉詔旌為義官及此日擊其事而寢食不安
乃設粥以飼餓者施藥以療病者多所全活其有
輾轉溝壑率罹鳶鳴螻蟻之慘者為義塚城北度
田六畝鑿為深塋號於衆曰有能負一尸以埋者
與穀若干就食之徒争相負入塋而埋之不下數

千人又具酒食以時祀之於是死有歸生有養一舉而兩得也按御史北平劉公以禮獎勸且路收二餒童付之歎曰有司得如潘某者數人則江南之民我無患矣乃為立碑於按治所以紀其事因以為守令之不戢者愧邑之慕義者又恐時移事改夷為平原相與謀議立石塚側以垂諸久而求記於予予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心也固衆人之所同有也奈何世變日下殘忍者多雖可為如守令亦置民瘼於度外顧時英者閭閻中一齊民耳乃能推其所有於飢饉疫癘之餘

鄉之生死均受其惠如此非有所不忍無所為而不以勢分拘者其能然乎朱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故陳堯叟為糜食餓汲長孺開倉賑飢富鄭公活流民於青州范文正公復流亡於浙西民到于今稱之使時英沾一命之寄則其所濟當不止此嘗聞之殷仲堪塋漂流之棺郭元振助五世之塋後皆獲報於身而併及其子若時英之陰德雖非有為而為然為善獲報將有不期然而然者時英名某於吾宗居父行其大父公諱灝嘗領耒樂癸卯鄉薦有義方之訓時英

東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能繼其志為人之所不能為而又無所為焉是誠
可尚也故僭述其槩於此尚當俟作史者採之以
垂諸永久焉是為記

東巖夏先生文集卷之終

